

四季

夏天的形状

□李泱(宁夏银川)

循季感受自然四季流转的恩惠,从谷雨到立夏,最美的景致麇集在这段春至盛、夏意浓的日子里。早晚虽仍有凉意,午后阳光已变得灼热。夏天颤巍巍地“立”起来,环湖骑行的人逆风追着落日,街巷的蛋糕店熠熠地亮堂着,夏意扑朔且久违,但总算迈了进来。

到经常光顾的店吃水煎包,还没开口老板就把我常吃的菜单报了遍。老板是绍兴人,每次来我都问他有没有茴香豆,这次也不例外,老板答还没有,随即会心一笑。等饭间隙,壁挂风扇转向我,伴随着微弱的电机轰鸣,劈头盖脸吹向我,我抬起头,转身望向窗外,穿堂风一般的夏日瞬间而至。

夏天的体感不是热,而是到处蔓延的那种无所事事的气氛。是夜晚沿着树影回家,感受凉风拂过裸露的臂膀;是盘腿坐在地板上,倒一杯冰乌龙茶看《悠长假期》;是漫无目的走在街巷,新鲜的风景新鲜的人调动每一根神经。

各类体育赛事和音乐节都在夏季举办,还有那些不知名的躺在记忆一隅的球赛和旋律。我们在操场上灰头土脸、笨拙地盘带、传中,没有加油,没有背景乐,有的只是球接触脚背发出的沉闷声响,当筋疲力尽饥肠辘辘地走在夏天的黄昏,整个城市都处于低保真的模糊画质中,空气里是家家户户炒菜的饭菜香和家属院里大人喊小孩回家的声音,想着一会到家就可以吃棒冰打游戏,抱着西瓜对着电视

发呆,这就是初夏的完美之处:一小碗胸无大志的清凉时空。

夏天是拆开最新一期《当代歌坛》里的海报,每一条折痕都被努力抚平,耳机里放着听不懂词的动听旋律,像透过糖纸对着太阳,眼前各种清新明丽的色彩簇拥在一起,每一片色彩都在用力绽放,并任意取用。走进街角文具店,音响中传出的歌曲和我耳机里的重叠起来,眼前女同学右脚踏着旋律轻轻打着节拍,空气里弥漫的不是热气而是青春,一个不可追溯的画面毫无预兆地永远被嵌进那段旋律,就此封印。在演唱会现场,那首歌的前奏响起,低头时已泪眼模糊,你早已听懂了那些歌词,听懂歌词走过的那些蜿蜒曲折让你晓得,治愈你的从来不是时间,而是终于明白。

那天聚会,朋友小心地说起相

亲,首次见面吃过饭后,他们散步谈心,从城东走到城西,雨水从浙浙沥沥直至恢复宁静,三个钟点十公里的路程,脚后跟磨出血泡。问及后续,她笑说现在已经在了一起了。我晓得,只有在夏天才会发生这样的故事。还记得大学毕业前那个夏夜,和朋友在体育场散步,边走边聊,从黄昏一直兜圈到黑夜。我们只是一圈又一圈地走,从亮光处走到暗处,路过小卖部买了汽水又继续走,不舍得回寝室。

那天难过又开心,我在想,世界就这么无情无义地从我们身边流过去了,但我们竟然可以在这么喧嚣的世界上保有一个这么静谧、安全、心意相通的小角落。希望此后的人生无论在何时何地,我都能和这个黄昏的幸福保持联系,心里从此有个不可战胜的夏天。



《清晨》张尚宝

随感

青衣

□闫宝珍(宁夏银川)

水袖轻扬,宛如天边悠悠飘动的流云,自在而洒脱;莲步轻移,恰似湖面悄然飘落的花瓣,柔美且灵动。舞台之上,聚光灯倾洒而下,那一抹青衣,似一幅淡雅的水墨画,晕染出一段如梦似幻、动人心弦的传奇。

她身着一袭素雅青衣,那青,不张扬,不艳丽,却透着一种深入骨髓的高雅与沉静。眉如远黛,似远山含烟,朦胧而迷人;眼若秋波,流转间,似藏着无尽的情思与哀怨;唇不点而红,宛如春日里绽放的花朵,娇艳欲滴;肌肤胜雪,在灯光下散发着柔和的光泽,仿佛自带一层圣洁的光晕。

一颦一笑,皆是温婉娴静的写照,似春风拂面,让人心生暖意;一举手一投足,尽显风情万种,如诗如画,令人陶醉其中。那水袖,于她而言,早已不仅仅是戏服的装饰,更是情感的延伸与宣泄。时而,它如汹涌的惊涛拍岸,带着排山倒海之势,诉说着角色内心的愤怒与不甘;时而,它似轻柔的微风拂柳,带着丝丝缕缕的温情,传递着角色心底的眷恋与柔情。每一个旋转,都似花瓣在空中飞舞,轻盈而优美;每一次甩袖,都如流星划过夜空,潇洒而利落。

青衣所演绎的角色,大多是命运坎坷、饱经沧桑的女子。她们或在爱情的漩涡中苦苦挣扎,爱而不得,痛彻心扉;或在生活的重压下默默坚守,历经磨难,初心不改。而她,凭借着精湛的演技,将这些角色的内心世界剖析得入木三分,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当她唱起那哀怨婉转的唱腔,如泣如诉,似杜鹃啼血,每一个音符都能穿透人的灵魂,让观众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,为之动容,潸然泪下。

在舞台的背后,是她数不尽的汗水与努力。为了一个动作的完美呈现,反复练习上百上千遍,不厌其烦,直至肌肉记忆形成;为了唱好一段唱腔,她日夜揣摩其中的韵味,字斟句酌,力求精准把握每一个细节。她将自己的青春与热血,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这方小小的舞台。

青衣,不仅仅是一种戏曲行当的代称,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,一种精神的传承。在这个快节奏、充满喧嚣与浮躁的时代,她如同一股清泉,缓缓流淌,滋润着人们干涸的心灵;又似一盏明灯,静静闪烁,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,寻得一份宁静与纯粹,重拾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与热爱。

微生活

我不想祝你“懂事”

□黎月香(江西九江)

“六一”的家庭聚会上,两个孩子同时伸手去抓那颗最大的草莓糖果。大人笑着对稍大的女孩说:“让给弟弟吧,你最懂事了。”小女孩缩回手,抿着嘴笑了,目光却一直黏着那颗草莓糖果。我忽然觉得喉咙发紧。这个场景太熟悉了,熟悉到让我想起三十年前的自己,也是这样笑着,把想要的玩具说成“不喜欢”,把委屈咽回肚子里,换一句“这孩子真听话”。

我小时候是个听话的孩子。母亲加班晚归,我说“没事,我不怕黑”;同学抢了我的橡皮,我说“没关系,用我的吧”;亲戚让我表演背唐诗,我心里一百个不愿意,还是站得笔直背完整一首长诗。每一次被夸“懂事”,我都像得到一枚勋章,可我渐渐发现,这枚勋章的背面刻着两个字:压抑。

“懂事”究竟是谁的需要?顺从的孩子不添麻烦,不用哄,不用花心思,带着出门有面子。可孩子的那些“不懂事”,比如想要玩具的执拗、不想分享的委屈、不问出“为什么”不罢休的倔强,真的需要被早早“纠正”吗?这项“懂事”的帽子,有时也承载着大人不经意的省事期待。

真正健康的童年,恰恰需要一些“不懂事”。那个在泥坑里跳来跳去弄脏新鞋的孩子,是在用身体感受世界;那个死活不肯分享心爱的玩具的小孩,是在学习建立边界;那个理直气壮问“为什么大人可以玩手机我不可以”的“小红精”,是在练习独立思考。这些都不应是缺点,而是童年正常的、珍贵的生长痕迹。

我见过太多年纪轻轻就“很懂事”的人。他们长大后,成了不敢

拒绝同事的好好先生;在恋爱里从不说“我想要”,永远扮演讨好者;明明累到崩溃还要笑着说“我没事”。那些童年没有被允许的任性,没有流出来的眼泪,没有说出口的“我不要”,全都藏进了往后岁月的每一次沉默里。

所以这个儿童节,我不想再对任何一个孩子说“你真懂事”。如果一定要送上一句祝福,我想说:今天你可以不用分享你的玩具,可以吃掉最大那颗糖果,可以拒绝不想做的任何事。你可以哭,可以大声说“我不愿意”。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来获得爱。

儿童节的意义,从来不是让孩子表演“乖”,而是提醒所有大人,孩子就该有孩子的样子。那个样子有时吵、有时乱、有时不讲道理,但童年本该如此。